

## 旅行课



姚谦

音乐制作人

Music Producer

游走于两岸音乐界

有的时候，旅行就像是上了一堂课。当你从不同的体验和观察中回到自己生活的世界里，前后对照而有了新的体会。往往在准备行程时，已经预备着面临的风景心情，和观摩美术馆里名作的前期功课；但一旦真实的原作在你面前时，加上美术馆的环境，以及美术馆所在的城市的历史等等，综合起来，比事先准备时看了千百回作品画作的图片文件或者文献，还是有不一样的感受，更立体，也更接近于真实。

这次去维也纳以及慕尼黑，应该算是顺路而去。原先的行程是看一场双年音乐节中很受评论赞赏、创新十足的实景歌剧《自由射手》。毕竟来回一趟奥地利山高水远的，于是往前加了一段维也纳行程。在我记忆中，那是克里姆特和席勒的故乡，在看过千百回那些名作印刷品档案之后，借此行拜见一下本尊真迹。另外在出发前得知阿黛尔演唱会还有机会买到票。在相距只有两小时车程的慕尼黑，毅然决然再延长两天，赶上了她第一场八万人如游乐场的演唱会。于是这一趟欧洲之行扎扎实实地填满。

话说回来，这次在慕尼黑以及维也纳大量地看着老布鲁盖尔、丢勒等大师的惊人原作，以及克里姆特和席勒的巨幅油画创作。过往在其他的美术馆偶尔只能见着一两件的经验，此次却扎扎实实在连续展间毫不客气地摆足挂满在你眼前。更惊叹的是在慕尼黑老绘画博物馆里，那三大空间鲁本斯最重要的几件巨型作品同时呈现，应该是至今最高质量的画家工作室

绘画作品。

维也纳之所以有这些惊人的收藏，是因为以往都有强大的收藏者在临终处理遗产交接时，作了严格的规范，选择与自己的国家政府合作。并不图那一点点的奖金，而当地政府可能给了不随执权者变化而干预的方式联手。这样的背景，这样的合作模式，在慕尼黑老绘画博物馆的历史上也隐约地看到了，也许他们也是经过了千辛万苦各种挑战而不停进步中，不过目前看到的结果仍是令人佩服的。

欧洲的确是 Old Money（老钱）之地，他们有许多值得思考和对照的案例，纵然他们也经历过了许多政治斗争、战争以及天灾等等。人民与政权的流动，城市依旧在原处，文化依然在累积进行中，这是不变的道理。而这些博物馆，经典保留着，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蜂拥而来欣赏。

那十天的奥地利、德国之行，是天天都仰望巨作之行，给了我极大的震撼。也不禁要回想，一座城市里拥有这么巨大的文化资产，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？而此时台湾南投以贺赖先生上任之名，在公立博物馆挂了满坑满谷拙劣的常玉、林风眠等二十世纪华人艺术家的伪作品，已经达到寡廉鲜耻之下限。即使其背来自善意宗教团体的赞助，但助长了文化恶徒之势，这样一个荒谬的文化现状居然发生了，不得不说是个悲伤的对照。

这是在欧洲看完博物馆和回台一周间心生的感想。[R]

**城市依旧  
在原处，文化  
依然在累积进行  
中，这是不变的  
道理。**